

本報特別啓事

大刷新

大贈品

本報日出三張已出二百數十號特約撰述者皆爲海上名人兼收並蓄無美不臻在各小報中可稱獨步茲當刷新伊始特備極大贈品以酬定戶雅愛

定價及贈品表

報金	全年	半年	三個月	一個月
贈品	拾圓	五元二角	二元七角	九角
贈品	拾圓	五元二角	二元七角	九角
贈品	拾圓	五元二角	二元七角	九角

欲收古董者鑒

敝處藏有古董十餘件計開玉石觀音一件犀角爵杯一件宋汝磁香爐一件宋磁盆一件西藏金佛三尊宋鈞瓶一件周鼎一件粉定磁一件緬兒眼四粒趙子昂插頁八張以上諸品均爲希世之珍現願廉價出讓合意者請來接洽 上海法界八仙橋中法學堂北一號孫梅慶啓

幻社設立分社通告

本社總社設上海貴州路一百三十三號現因蘇州入社者甚衆故特於即日在蘇州城內紫蘭巷東口廿九號內設立分社凡蘇州社員可就近接洽爲荷本社之好青年自治法現已出版每冊售洋三角社員對折爲優特外埠起見來函附郵票二角即行寄奉一冊 上海總社啓

投稿諸君注意

自即日起凡關於本報發行部事務投函者請逕寄望平街本社凡關於稿件之函請逕寄交通路清華書局交沈亞收庶免遺失務請注意

爲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

凡與先生交者。莫不知先生爲多情之人。而其夫人蔡慈珠女士。則爲紅顏薄命之尤。與先生伉儷三十三年。其生平歷史。實一部絕妙哀情小說。總算好夫妻。幸其死而不樂其生。先我道逝。脫離苦海。可憐小兒女。知有父竟忘有母。對人嬉笑着麻衣。觀此聯可以知其梗概矣。同人等與先生舊。敬爲代徵悼詞。冀以稍殺其悲痛。先生尚有自撰亡妻傳略。及雜憶詩四十首。哀感頑艷。字字血淚。合印一冊。欲閱者請函開姓名住址。附郵三分向清華書局索取。即當寄奉。先生自言。將有『藍碎珠沈記』說部之著。倘蒙海內人文。錫以珠玉。不論何種文字。均所歡迎。擬覺刊卷首。出版後各贈一冊。藉留紀念。尚祈不吝賜教爲幸。

許廣父 李定夷 潘光祿 全啓
郭元覺 孫綺芬 趙眠雲
吳雙熱 鄭逸梅 俞天慎

上海北京路石路西大純公司發行國貨素精及素精長壽麵質味鮮潔洵爲衛生家必須之品

小言

醮

記者

社會習俗。每至七月十五。羣以爲鬼節到矣。俗徒更鋪張其事。從中漁利矣。商人因若輩之如虎如狼也。則宵克己之用。破五角一元之費。免結仇於若輩。若輩亦知不能徒吞捐款。乃雇三五道士。嘯嘯終夜。徒令一日之間。消耗無數血汗之金錢。付會上智識見解如此。豈不悲哉。

同命鴛鴦

傅逸民

翠翠。姓劉氏。會稽民家女也。生而穎悟。通文墨。父母不奪其志。命就里塾。同學有金氏子者。名定揚。與之同歲。亦聰慧俊雅。諸生戲之曰。同歲當爲夫婦。二人亦私自許。稍長。尤工於針黹。性柔順。事親能先意承志。以是雙親愛之若掌珍女心既慈婉。而容尤妍媚。雪膚花貌。絕人寰。里中人無不嘖嘖羨之。

左右扶持之。猝遇寇至。不及逃。被劫而去。從此如逝水桃花。杳無蹤跡。及寇去。里巷中聞其事者。莫不嘆嘆。數年後。道途始通。行旅無阻。金生於是辭別內外父母。願求其妻。誓以不相見。則不還也。金生往來江湖。備經險阻。星霜屢移。囊囊又竭。然而此心終不少阻。草行露宿。乞丐於人。至江南。聞翠翠已爲學使某所得。乃佇立門牆。躊躇窺伺。進而未敢。欲言而未敢。關者怪而問焉。生曰。僕浙人也。喪亂以來。聞有一妹在貴署。今不遠千里至此。欲求一見耳。非有他也。聞者曰。然則汝何名姓。姓劉。名金定。妹名翠翠。識字能詩。當失去之時。年殆十七。以歲月計之。今則二十有四矣。聞者聞之。曰。署中果有劉媛。亦浙人也。年若十餘。識字。性又慧巧。主人已寵之專房矣。汝言信不虛也。吾將告之於內。汝且止此而待。遂奔入告。

出於新衣一襲。令其服之。并以幃帳金席之屬。設於廳左小館。令生居焉。

翌日。謂生曰。汝妹既識字。汝亦通書乎。生曰。僕在鄉中。以儒爲業。以書爲本。凡六經羣史。諸子百家。涉獵盡矣。又何疑焉。學使曰。吾嘗欲徵求。乏人裁答。汝便處此。充一記室可也。

未完



大聯珠牌
國貨香烟

價廉物美
天下無雙

煙珠聯吸 法戲新看

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一個人說兩樣話

郭秀石

朱寅生從前是一引洋貨字號裏的夥計。他做夥計的時候。他時常暗地裏背着人家嘆氣的說道。現在社會上的階級。實在不平等極了。最可憐我們做小朋友的。一個月裏。不過得着他的幾塊工錢。好像把我們的身子賣給他的一般。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在櫃上做生意。沒有一刻工夫可以休息。真是同牛馬一般。他非特不顧憐我們。有時候他在外面受了閒氣回來。反把我們痛罵一頓。我們自然不敢回他的嘴。真是有怨沒處伸。你想做經理的豈不是太很心麼。

三年之後。他也遇着一位資本家。果然請他做經理先生。所以他也用起朋友來了。他這時候也常常對人家說。我店裏的朋友。真是飯桶。一天到晚。除了櫃台上做生意以外。其餘的事體。一概也不問及。他們吃了店裏的白飯。拿了店裏的工錢。也要放點精神出來做事。否則。豈不是太沒有良心了麼。

場設第一幕官伸客堂。復初張氏。分左右坐。旁立一男僕朱忠。

夫人。吾看魏心齋的爲人。着實好。

復初

復初 老夫生平上無兄。下無弟。意欲仰攀先生。結爲手足。將來就可彼此照應。未知先生肯俯允否。

可憐的女孩子

吳魏淑芳女士



張氏 若論心齋外面。原是最好。的。但不知其心術如何。

復初 古人云。誠於內者形於外。吾觀其面。如見其心。吾想心齋。一定有仁人君子的心術。而後有仁人君子的容貌。雖說知人知面不知心。獨有心齋。吾知其面。即知其心。夫人不必疑心。以致當面錯過好人。

張氏 但憑老爺就是了。老身且就此回避。

『張氏進去』

復初 朱忠。你到書房裏去請先生與少爺一同出來。

朱忠 曉得。『僕由右側門進去。與心齋福海。由側門而出』

復初 魏先生。小兒多蒙費心。請坐。『朱忠奉茶』。

心齋 老東翁。小生理所當然。

阿巧是個鮮地活潑女孩子。伊在十歲的時候。母親就死了。可憐拋下阿巧。無依無靠。吃飽着暖。沒有一人顧問伊。伊的父親呢。又是嫖界裏的人物。鎮日價花天酒地。家裏的事情。絲毫不管。光陰貶貶眼的過去。伊的母親死去竟三年了。伊的父親在這年上。就續娶後母。他初來的時候。待伊總算還好。後來逐漸日子久了。他就做出娘的威嚴來。放出潑辣手段。伊做的事情。倘有一些兒不合他的意。便要拿那硬而堅的竹鞭打伊。可憐一個活潑地女孩子。竟變成個愁眉苦臉的人哩。

伊想着小時節的快活。和伊母愛伊的情影。總得要痛哭一場。聽說現在竟被伊的後母。賣入妓院中。做那肉體生涯哩。咳。可憐。一個人沒有了娘。依賴別人。就要這般苦楚的嗎。



自悔井

上海民生女學校招收^新插^班生廣告

上海民生女學校招收新生廣告

(資格) 國文清通有志女紅者得入手工專修科欲求女子正當之生活技能而無力求學者得入藝術工讀班(班次)分手工專修科初級中學科藝術工讀班高級小學科初級小學科

學力得入初級中學科一年級初級小學畢業者得入高級小學一年級初級小學畢業者得入藝術工讀班(不收學費)

年級同等學校修業滿一年者得入二級初級小學畢業者得入藝術工讀班(不收學費)

保證金(元) 校務處各班均於開學前三日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一時分列試驗考試科目(初中及高小科國文算術英文手工專修科及藝術工讀班隨班繳納)

手續初小科國文算術繪圖各班均須細附郵票三分

課程因案即寄但須細附郵票三分

上海法租界霞飛路耳勒路口本校(開學)陽歷八月二十九號即陰歷七月十八日(章程備有詳)

恨我蘇州

朱玃



我讀了周瘦鵑和王受生二位先生的所作的我想蘇州。不禁引起了心中的一種反響。所以就做這篇我恨蘇州、並不是另彈別調。和別人反對。不過因我個人的環境不同。就不能和他人表示同情。因我是個蘇州生長的人。但現在受了環境的支配。到他鄉過那飄泊的寄生蟲般生涯。偌大的蘇州。竟沒有我容身之處。唉。我因這個主因。就擔蘇州恨極了。所以就胡亂寄這篇拙作。我最恨蘇州的事。就是我的母親的死。我母親的死。雖死於癆病。但致病的種種原因。却全是可恨蘇蘇州社會造成的呢。

第一就是蘇州人的虛榮心。蘇州人本有祇重外貌。不重實際的。渾號蘇空頭的稱呼。這幾年徑那上海改造過歐非化的吹煽。那虛榮本性益發達到了沸點。我家先祖創朱耀記顧繡莊。雖受了改革的光。已閉歇多年。但一輩蘇州的親鄰。因有些房屋和用地的遺產。總逃不了那兩句謠話。譬如打碎。架子尚在。和窮和窮。遂有三擔銅的目光。在那虛偽環境內。那個不謬我家有錢。唉。但

坐吃山空。古有明訓。我家在虛榮環境裏。衣食和正當的開支。每月至少要三四十元。再加着我父既不肯削大就小的做幫人生計。但那煙賭費。每同總要消耗百元左右。唉。我家怎麼不要中空起來。但我母又不肯拋臉。仍要外強中乾的支撐下去。我母的病就給憂愁介紹來了。但那輩狗豚般的親友。還一味想剝削我家。唉。無怪我母要恨極了可恨的蘇州……。

蘇州的茶寮。委實是製造罪惡所。那輩吃板茶的遊民紳士。他蛇般的營利和退閒商人。尤其是製造罪惡約能人。孔老夫子說。小人閒居爲不善。真是不錯。他們除了議論人家的是非。和講嫖經賭訣外。祇有津津有味的研究各家局菜(賭局)好劣的口腹大問題了。到過了十句鐘。就四五成羣的。各赴其局。我父是個好勝自大的人。那時內幕未揭。那輩蔑片般的酒肉知交。那個不想我父身上。揩些油水。寶翁長。寶翁短的幾聲拍馬。母油鴨。鉢頭雞的一陣說笑。我家說銀錢田產。大半從父親指縫裏洩漏出去。我我母因此而死。我的失學和過這飄泊生涯。推源禍始。不是都爲了幾陣寶翁的聲浪造成的嗎。唉。我現在想起蘇州的茶寮。委實真恨極了呀。

在四年前的春天。是我五姊去嫁的時代。也是我母死運降臨的一大原因。我母既不肯在蘇州虛榮環境內拋臉。和爲我姊前途的幸福打算。那班區開支。自然要鋪張一些。但我家已是外強中乾的了。要場面就不能不出押田產和借飾物的兩金了。唉。但祇滿一年。我姊因產後得病死了。押去的田產。既無力去贖。借來的飾物。又不好不賠。唉。外面博得的朱耀記到底勿退班的虛詞。怎抵得實受的損失呢。我母爲了我娶問題。不能不在蘇州揀些虛榮。唉。現在我母死了三年了。墓艸已萎。遺骸將寒。但我回想這事。眼淚仍不住的流出眶來。真可恨極了。

我恨蘇州。我總恨到掃墓的天。因爲我家裏碰着上祖墳的天。好似刻版一般。總要落雨。一團興趣。總要淋零殆盡。因爲我家祖坟。新白馬潤的黃鱔嶺底下。銓開下船的水道有五六里遠。鄉間的泥路。一經兩淋。真應了鳥鳴聲於行不得也哥哥了。鄉間的明媚春尖。總像逃水荒般。坐着送謁般的竹椅橋。衝風雨裏奔走。今年我回家上坟又又碰着下雪。我不快了足有幾天。好像蘇州的天。必爲使我們伶仃。看見祖塋總浸在飄搖的淒風慘雨裏一段。唉。可恨蘇州的天。

我恨蘇州。我總要恨到留園裏九曲橋上的一架柴簾花。今年我到留園去想玩。那架柴簾花。又開爲錦錦相仿。我又不能不在那花下的苦石上坐一會了。但坐了下來。幾幕的影事。又在腦海裏開演了。那幕最印在腦海清晰的。就是我十歲時的幕事。我和父母親五姊妹個同姑母等一輩也。吃了一會荸薺酒釀等食物。得着父母之命。差五姊妹領我和姊妹同去頑。五姊買了幾塊大餅。一同到柴簾架下。拋給池中紅黃金色的金魚吃。看他們爭食。正等可等好頑。我遂採了些柴簾花藏在姊妹袋中。唉。現在離樓臺已然。錦鱗無恙。但那輩人呢。死的死。離的離。就是我呢。也不像那時故我一樣活潑快活了。看人家的快活。遂不及油邊鐵鍋內的鴛鴦。我的妒忌心直湧出來。恨不得柴簾花永永不許再開。我恨蘇州。我就不能不恨到虎印的植樹塢。六年前的植樹節。我不是個小學生。跟輩同學去植樹嗎。現在我和樹。雖都長了不少。就那獨獨米來拍子的植樹歌。遂沒有忘掉。但舊時同學。到現在至少也要中學畢業。和能在商界立足了。都已到了光明的前途。我呢却仍舊過那飄泊生涯。不知何日能找到一線光明。想起少年年多不賤之句。把虎邱就想

蝶影雜誌出版預告

蝶影是一種袖珍雜誌爲北京李澤州君主編著作者均係海內外文豪每期百餘頁載稿十餘萬言創刊號九月初出版內容有短篇二十餘篇長篇三篇銅版插畫十餘幅印刷精良每期二角全年二元郵費每本一分全年二十四分郵票代價不折扣預定者另贈民生月刊六期八月底截止代售者百册起碼先交證金五元按折計算凡愛閱小說者幸勿失此機會社址北京紛房琉璃街八十三號



蘇州的四怪！

俗以異常的，常說他是怪！像蘇州「戒餘昌」造的「旅行箱」，「大衣相」，怪好看，怪靈巧，怪堅固；還有那「各種皮件」亦怪出色。出品目錄，函索即寄。

蘇門東中市
州戎鎰昌啓
電話八百八十四號

一 徐書約

匾額	每字四元	「以一方尺爲度過則遞加」
堂幅	八尺十元	
楹聯	四尺四元	六尺八元
尺四元	四尺六元	三尺以下二元
屏幅	八尺五元	六尺五元
尺三元	四尺一元	三尺以下一元
構幅	整幅與堂幅同	六尺四元
		三尺以下一元
		半幅與屏

坑屏	每條二元
冊頁	每件二元
楷扇	每面二元
書眉	每件二元
名刺	每件二元

(細楷不書)

「一」篆隸加倍「二」對聯之字數及堂軸掛屏等之行數案者如欲指定潤須加倍「三」書屏碑誌等書潤另議如有須兼撰述者亦可酌議「四」潤金先付一星期取件「五」外埠函索郵費自給「六」油光劣紙不書「七」磨墨寶每元加一元

金石潤例

天
金石潤例
金章 每字三元
石章 每字 一元
民國主年五月 虞山徐 枕亞
天
收件處上海
交通
中華書局
各大書號

星光

內容計劃短篇小說五篇約十萬言分訂上下二集同時出版用上等瑞典紙精印深白素雅因爲每篇有銅板撰述人常常不附加作品鉅額而先生們有感於此不知說家的小生軼事還可缺一爲恨麼不脫星光的說撰述者都是主

每人備酸梅精或啫嘯粉一瓶。即一
 夏平安。
 酸梅精乃解暑止渴之清心劑。每水
 一磅。只須滴入數滴。賴化學之作
 用。立即變為酸性涼液。飲之香涼
 甘美。止渴生津。當此酷暑。誠衛
 生家所不可少之一種飲料也。
 啫嘯粉亦清心解渴消食健胃之良劑
 也。每水一磅。加入此粉一食匙。
 以箸調之。立即汽泡澎湃。突騰不
 已。飲之與最高檸檬汽水一樣。亦
 家庭中解暑應備之飲料也。
 以上兩種贈物。每瓶原價一元。今
 為贈送起見。減為每種大洋五角。
 計算每瓶須折本二角二分餘。
 本公司向章。祇有批發。不設門售
 以故此次之贈送。無論本外埠。都
 以函購為限。到門恕不應命。函購
 郵票十足通用。寄費每瓶大洋五分
 來函須書明本公司二號營業部收
 為要。
 再此次之賤售。以本公司為限。本
 外埠各代售處。仍售每瓶一元。并
 不贈送。各界幸勿誤會。
 歡迎本外埠各寶號代銷。利益優厚
 函購即復。
 上海高昌廟中華果汁公司廣告

新發明
玫瑰酸梅精

檸檬
嘑嘑
粉

西洋幻術學社廣徵免費社員

本社以研究西洋幻術。改良吾國舊有之戲法爲宗旨。設立研究講習部。出版幻術具相雜誌。編譯書籍。發賣器械。創辦伊始。特設優先額一千名。免收社費。函索社章及幻術具相者。請附郵票六分。

社址上海山東路一六九號

社址上海山東路一六九號

金鐘牌化粧品



油髮生 水露花

製司公亞香海上



科月水彩油畫等十門
(學費)祇收四元至六元
亞光圖書學校男女生
(校址)杭州姚園寺巷
(章程)函索郵票二分



題綺芬
浪墨
黃柳

舉筆孫子人中龍。豪氣磅礴滿蒼穹。頭玉曉。絕處逢生。志趣迥不與人同。坐忘忘。忘卻雲去。一喝。遂教妖氛空。眼光到處知所以。古今圖史羅心胸。朝夕無事弄柔翰。等身著述七年中。擲地字字金石響。秀骨直參造化功。雄文如水翻三峽。收取珠玉一鎗鏑。弱神靈象發光彩。妙筆上追左太冲。興來游山携友往。豁覽名勝留芳蹤。光怪陸離充資料。游記更並柳州工。平居言動皆有則。筆以記之。豁豁然。世情千變復萬化。一書以持。何窮。才華旖旎世無匹。摘蕩揚芬何能逸。美人欲從紙上來。字裏。問香習習。閒取遺事讀傳奇。難達之情無不。及。鋪陳事實意。窮源探本。動搜集。有時幻入非非。浮雲洋洋弄姿出。讀之豈特堪解頤。令人絕倒貌如。濡染大筆何淋。

才緯孫 父子醫院

梅毒淋濁下疳各症均用德國注射每針一元功效速可斷根金針注射聖藥六零六保險斷根決不復發定價格外低廉診所上海法租界中法藥房隔壁父子醫院 送(花柳病消滅法)詳述個人對於花柳病直接間接各埠函索即寄四分即送一册



消夏談屑
孫綺芬

。迎合時勢為得體。故君之詩文。而欲傳於一時。確乎難矣。然而陽春白雪。寧終棄乎。

今之青年。暇時靡不喜閱說部。且多愛之勝於在校時所授之課本。說部開拓心智。足廣見聞。未嘗不可謂。但宜選閱。不可太濫。更不宜太多。苟以無限光陰。閱無限小說。今之小說。汗牛充棟。日新月異。實無從也。於。已文學上。實無進步。即有之。而所得亦僅矣。誠不如兼閱古人文章。以益。所學。總之。須以古文為正。小說為副。始無受害之慮。良以古文為根柢。小說為枝葉。今之善為小說之人。又何一不從古文下些工夫來者。小說而至於林。『指掌南窗』佳矣。亦古矣。然其措詞用筆。以方古之韓愈輩為何如。未必勝也。亦未必皆也。取法乎上。所得乎中。取法乎中。所得斯下矣。今人好名著。爭以模仿林氏相號召。以為有莫大之樂焉者。殊不知林氏小說雖古。與其端讀其所作。易不進而窺古人之堂與為愈乎。世不乏聰敏士。其有聞吾言而稍。恍然者乎。金子望之矣。



徵求滑稽
答案
黃冠卿

小友某。頑皮而善滑稽。昨日來自吳淞。謂係特坐三等火車之高等座者。座在何處。敢請讀者諸君猜想之。猜中者酌贈薄酬。陽歷九月九日截止。十五日披露。件寄本報餘興部。

花史輯覽

三國
魏元帝
『綱』景元三年十月桃李。時元帝深樹恩德。事崇優。此其應也。『晉書』
侯官侯
『綱』建興元年九月桃李。『晉書』
吳景帝
『目』水蕉如鹿。或紫或黃。吳永安中孫休嘗遣使取二花。終不可致。但以圖畫進。『南方草木狀』
武帝
『綱』泰始七年六月己亥。東宮玄圃池芙蓉二花。一蒂謂之嘉蓮。皇太子以獻。『玉海』
『目』武帝為撫軍時。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金抽翠。花條在弱。狀似金燈。時人未知是何祥瑞。拾遺記
『綱』泰康三年交州貢豆蔻花一。此花食之破氣消痰。進酒增倍。上試之有驗。以賜近臣。『南方草木狀』
惠帝
『綱』元康二年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甚甘。『異苑』
『目』正月一日花未開。令宮人剪五色通草花。『惠帝外紀』
成帝
『綱』咸和六年寧州上言甘露降城北園林桃李等樹。『晉起居注』
『目』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余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眼。『晉史』



讀林勿用
君詩文
感言

君之詩文。格高體古。萬意深遠。然不多作。早年廢詩。故也。及去年與華僑籌備處。同人倡和。如得見而讀之。於是知君之道德文章。不與流俗相浮沉也。若和天狂醒奴。作。及與再生書。已得見其大概。而感懷十首。大為同人所深佩。皆載諸同人倡和錄中。惟王成過除夕七絕。贈魯君。讀年物五古及他種所作。皆不出以示人。窺君之意。不欲傳於後也。悲夫君矣。孰謂君不長於詩文哉。而君自稱晦之耳。今世之以詩文鳴於時者。類多格低意卑。

王景石 左腕賣字

楹聯 四尺四元 一尺一元
堂幅 四尺六元 一尺一元
條幅 四尺三元 一尺一元
橫幅 照堂幅例 每加倍
壽屏 五尺每幅三元 六尺每幅四元 八尺每幅六元 十尺每幅八元 十二尺每幅十元 加信二尺外再倍
匾額 四尺每幅二元 六尺每幅三元 八尺每幅四元 十尺每幅五元 加信二尺外再倍
手卷 每尺一元 每五尺五元
碑銘 墓誌 另議
里費加一成 大篆山水 加信
信屋 加信 方不
不血 先潤 是定期 啟得
上海 寶源 號 啟
收件處 上海 法租界 中法藥房 隔壁 父子醫院 啟

限為月一明申費墨收祇者介紹報日說小由